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以《疯狂动物城》为例

何雨珂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00

DOI:10.61369/HASS.2025070018

摘 要： 电影字幕并非孤立的文本，它与电影中的图像、声音等多种模态元素共同构建意义。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多种感觉器官手段以及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可揭示其与电影中的视听元素的协同关系，为电影研究、翻译实践及跨文化传播提供更丰富的视角。本文将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对《疯狂动物城》电影中的字幕翻译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多模态视域下的字幕翻译策略以及启示。

关 键 词： 多模态话语分析；字幕翻译；《疯狂动物城》

Subtitl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 "Zootopia"

He Yuk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00

Abstract： Film subtitles are not isolated texts; they collaborate with various modal elements in films, such as images and sounds, to construct meaning. Multimodal discourse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that employs multiple sensory organs and symbolic resources. Through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titles and audiovisual elements in films can be revealed, providing a richer perspective for film studie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study on subtitle translation in the film Zootopia based o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delving into subtit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rom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Key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ubtitle translation; "zootopia"

引言

电影是一种融会了视觉、听觉等多种模态的艺术形式。而电影中的字幕作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电影画面的补充和解释。电影字幕既传达了内容的信息又通过文字和试听等模态的协同增强了观众的情感。简言之，电影字幕不仅是传递语言的工具，更是多模态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文字符号与画面、声音的动态互动，完成对影片信息的解读，最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度与温度^[1]。

《疯狂动物城》是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电影，该片在全球上映后收获了超十亿美元的票房，深受国内外的广大观众喜爱。电影架空在一个只有动物存在的文明社会，主人公朱迪历经千辛万苦成为了唯一的兔子警察，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守护动物城的安危联手狐狸尼克一起侦破神秘案件。电影融合了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兼具跨文化传播的广泛性，与此同时，迪士尼动画的受众覆盖全年龄段，字幕翻译时需兼顾儿童的理解能力和成人对深层政治隐喻的解读需求，所以对于《疯狂动物城》的字幕翻译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双重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字幕翻译的研究多集中于目的论，功能对等以及关联理论等，鲜少有学者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电影字幕的翻译。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本文将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以《疯狂动物城》为例，探讨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字幕翻译策略及启示^[2]。

一、文献综述

多模态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模态社会符号学。它融合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打破传统话语分析仅关注语言文本的局限,将图像、声音、动作、空间布局等非语言模态纳入分析范畴,探究多种模态在交际中如何协同或冲突以实现意义建构。

在Barthes(1964)的《影像的修辞学》中以广告影像为切入点,提出影像包含了语言讯息、被编码的肖似图像讯息、非编码的肖似图像讯息。文章中着重介绍了图像和语言讯息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而Hatim&Mason(1990)发表了《语篇与译者》,该书聚焦翻译研究中的话语分析,探讨翻译中的语义转换、语境适配及跨文化交际提供理论框架,是翻译研究与话语分析交叉领域的重要文献。Kress & Van Leeuwen(1996)系统构建了图像分析的框架,将视觉元素视为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系统,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跨学科理论工具。并且Kress & Van Leeuwen(2001)明确指出多模态话语为互动媒体时代勾勒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理论。Jewitt(2006)提出以多模态视角审视技术与读写能力发展的关联,探讨多模态对学生认知和表达能力的影响,为多模态教学策略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4]。

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自2003年相关理论被引入后,该领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一定发展。胡壮麟(2007)探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强调培养多模态识读能力的重要性,拓展了符号学研究的维度。朱永生(2007)在论文中解决了多模态话语的产生、定义、性质和理论基础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拓展、跨学科融合及实践应用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德禄(2009)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分为文化、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此论文为国内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潘韩婷总结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且主张将多模态话语分析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

以上文献中,学界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教学应用、模态自身之间的框架或者理论框架的研究,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研究较少。本文将使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探究电影字幕翻译的策略以及启示,从全新的理论角度促进字幕翻译的发展^[5]。

二、理论框架

随着技术发展的推动和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人们需要充分调动和运用多种符号资源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

张德禄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尝试着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该框架不仅涵盖了不同模态形式

之间的关系,包括互补和非互补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包含文化、语境、内容和表达四个维度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

(一) 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是使多模态交际成为可能的关键层面。这个层面包括由人的思维模式、处世哲学、生活习惯以及一切社会的潜规则所组成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模型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翻译过程中,文化层面的处理至关重要。译者在电影字幕翻译时需确保源语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能够适配,翻译文本所传达的意义要与原文相似,否则可能导致多模态信息的误读。在文化层面,字幕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化,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观众的意识形态^[6]。

(二) 语境层面

在具体的语境中,交际要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包括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所决定的语境因素。译者在电影字幕进行翻译时,要充分考虑电影的类型主题,电影中各个人物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中人物对话的方式。尤其是电影的字幕通常较为短小,译者要确保在充分考虑电影的上下文语境以及目标语读者语境之后再进行翻译^[7]。

(三) 内容层面

内容层面则是分为了意义层面和形式层面。而意义层面包括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意义层面要求译注重字幕整体逻辑连贯性,以及字幕与画面、情节之间的配合,字幕翻译要强化线索间关联,让观众清晰把握剧情脉络,增强观影理解。而在形式层面,不同模态的形式特征相互关联包括,共同体现话语意义。在翻译时,译者要着重关注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强调各个模态之间的合理搭配。

(四) 表达层面

在表达层面上,电影字幕属于图形符号学,相应的翻译字幕也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关注语言及伴语言(如语气词等)、非语言(如肢体动作等)模态之间的协同。语言模态中,纯语言翻译要精准,伴语言辅助情感表达,如角色的叹词“啊”“呀”等,翻译时考虑情感强度。非语言模态中,角色肢体动作等传递信息,字幕翻译可适当补充或说明,帮助观众理解画面深层含义^[8]。

三、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一) 文化层面：文化意象的再现和语言形式优化

文化层面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核心层面,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疯狂动物城》作为一部老少皆宜的动画电影,译者在翻译时不仅需要考虑如何照顾各个年龄段观众的理解能力,既要让低年龄段的儿童直观了解到电影故事情节又要让高年龄段人群理解电影中的政治隐喻,同时译者在翻译时还需要正确传递电影背后不同的文化观念,确保本国的观众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过大在观影时一头雾水^[9]。

腾讯视频字幕组在翻译电影字幕时充分考虑到文化背景不

同带来的理解差异。

电影中的城市名称和片名在英文原版中为“Zootopia”，迪士尼将它描述为一个充满想象力现代化都市。而单词中的“topia”则是来自于英国哲学家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乌托邦是一个理想主义国度，寄托了作者对人类完美政治制度的向往，后来逐渐隐喻为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而译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观众的年龄差距，没有将其直接翻译为乌托邦城市。译者充分结合了电影中主角各种冒险探案情节，在保留核心词“zoo”的基础之上将其翻译为“疯狂动物城”^[10]。而同样的还有在朱迪当上警察之后拍照留念时，英文版的摄影师喊的是“teeth”，原意是让大家露出牙齿，而译者巧妙地译成了“茄子”保留了中文的习惯。

例2: See, that's the beauty of complacency. 你看这就是知足常乐的好处 / The deterrent and the repellent, that's all she need. 带着这两样就万无一失了 / It's not a pretend investigation. 我不是装模作样的调查^[11]。

中西方文化体现在多个层面，尤其是语言上的差异。汉语文化受中国传统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比较强调平衡美。在词汇结构上，几千年的汉语演变使得中文在表达时更偏好使用朗朗上口的四字成语。腾讯字幕组在翻译组在翻译时，也格外关注到了这点差异，对于很多英文名词组或者短语，并没有直译，而是选择转换为大部分目标与观众更习惯的四字成语。例如“complacency”本意为“自满”，而“beauty of complacency”直译应该为“自满之美”。直译显得太过生硬，而汉语中恰好有等意的成语“知足常乐”，在新华词典中的意思是：知道满足，心里就常快乐。同样的还有将单词“pretend”延长为一个四字词组“装模做样”。

在文化层面，译者兼顾儿童观众的直观认知与成年观众的深层解读，巧妙采取了文化意象再现，用更为简单的意象代替了西方文中的抽象隐喻。而在处理词汇表达的时候，腾讯视频字幕组针对汉语偏好四字成语的表达习惯，将英文短语或名词转化为目标语观众熟悉的成语，增强语言节奏感和文化亲近感。通过以上策略，腾讯视频字幕组有效弥合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确保电影娱乐性的同时，保留了深层叙事内涵，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易懂”与“耐品”^[12]。

（二）语境层面：角色与对话方式的搭配

语境层面需要译者考虑电影类型、角色关系及对话方式，确保字幕与上下文语境及观众期待适配。而作为一部动画喜剧电影，译者既需保留幽默元素的口语化表达，有需要注意电影中各种紧张的冒险探案情节，保持字幕需简洁有力，配合画面节奏。

例3: You're dead, Farm Gir. 你死了村姑！ / You're dead, Carrot Face! 你死了小萝卜头 / Filthy toilet! You're dead, Fluff Butt. 掉进马桶你死了小不点。

上文的案例是朱迪在动物警察学校训练时，白熊警官对朱迪的冷嘲热讽。由于兔子在动物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温顺、胆小的动物，朱迪的同学们很难相信她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这种刻板印象导致她经常受到嘲笑和歧视。而作为警察学院的老师白熊

与朱迪作为一种上下级关系，两人的对话充满了权力差异。作者在翻译时需要思考如何在译文中保留上级对下级的威严以及大型哺乳动物对小型哺乳动物的种族歧视。例如原文中的“farm girl”，作者将其翻译为村姑，淋漓精致表现出城里人对于朱迪乡下人身份的歧视。而“小萝卜头”和“小不点”的译文则是在儿童理解能力基础之上表现出大型动物对小型动物的种族歧视，符合电影中的语境。

语境层面，译者采取了身份与话语对应的策略，确保字幕在有限篇幅内精准传达了各个角色之间的话语权，并且充分联系上下文语境和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做到了角色与对话方式的和谐搭配。

（三）内容层面：意义之间的统一与模态之间的互补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内容层面包含了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两个部分。

在意义层面，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电影包含大量动物拟人化隐喻，不同角色的语言特征以及前后文翻译的协调。

例4: Nick: It's called a hustle, sweetheart. 这叫智取宝贝儿。 / Judy: Especially not some jerk...who never had the guts to try to be anything more than a popsicle hustler. 尤其是那种没什么本事只会用冰棍来搞诈骗偏自作聪明的坏蛋小混混。

例4出现在主角尼克和朱迪第一次见面。作为电影的两个主角，尼克是诡计多端的骗子，而朱迪是负责任的警察。而在另一重身份，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朱迪是狐狸菜单上的一员，同时朱迪幼年被狐狸抓伤过，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对立与合作。所以译者在翻译两人的初见时，既不能将两人完完全全塑造成敌人，也不能将两人确立为朋友。在尼克第一次用冰棍欺骗朱迪时，尼克称其为“hustle”。“Hustle”这个词在英文中有通过欺骗或巧妙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意思。这段翻译以角色性格和剧情发展为导向，通过“智取”的中性化处理，精准刻画了尼克的魅力，避免将尼克塑造为一个反面人物，同时为两人后续的合作埋下情感与逻辑伏笔。而在朱迪口中的“hustler”则翻译成了“小混混”，突出了她被尼克欺骗后的不满，符合其正直、直率的性格特点，也为后文朱迪抓住尼克的小把柄埋了伏笔。

而在形式层面，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在翻译时注重多模态协同与语言形式适配。

例5: Nice to... 我也 / see you. 很高兴 / too. / What...can... 我...能... / I...do...for...you...today? 为你...做...什么?

例5是朱迪和尼克一起来到车管所查线索的情节。作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的Flash其实是一只树懒。由于树懒本身行动迟缓，闪电在说话时也非常缓慢。在树懒出现的场景中，背景音效也会放慢节奏，以增强画面的慢节奏氛围。树懒的对话节奏非常缓慢，这与他们的动作速度相匹配。在字幕翻译中，这种慢节奏通过延长句子的停顿和使用更慢的语速来体现。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了字幕本身短小的要求，中间使用省略号模拟树懒说话的停顿感，加强了模态之间的相互配合。

在内容层面，腾讯字幕组在翻译时充分考虑了概念意义，人

的互动关系也为后文发展埋下了伏笔。同时字幕组通过增加标点符号，拆分词语等等方式来做到多种模态之间的互补与加强。

（四）表达层面：语言、伴语言与非语言模态的协同

译者在翻译《疯狂动物城》时需要别关注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的协同作用，确保字幕既能精准传递台词含义，又能与影片的多模态表达（如语气、动作、画面节奏）形成有机配合。

例6：Nick: So, are all rabbits bad drivers, or is it just you? 是所有的兔子开车都烂还是只有你这样。/ Judy: Oops. Sorry. 抱歉啦。

在电影的结尾处，尼克打趣朱迪的开车技术，而朱迪故意急刹车让尼克撞到了自己的冰棍以此回击，这是一个带有幽默和调侃意味的对话场景。而“oops”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不小心犯了小错误或者出现了小意外时的歉意或惊讶。而译者在翻译时选择增加语气词“啦”充分配合了画面中朱迪充满调侃意味的表情和尼克撞击冰棒后的诧异。

例7：Get in here. 过来抱抱 / Okay. You bunnies are so emotional 行了你们兔子就是爱哭。

这段场景是尼克与朱迪在经历矛盾与和解后，尼克主动向朱迪释放善意的温情时刻。画面中，尼克张开双臂示意拥抱和解，而尼克也因为内疚而哭泣。译者在翻译时没有将其选择直译为“过来”“情绪化”等，而是配合着电影中的动作画面，将其增译为“过来抱抱”“兔子就是爱哭”等，做到了语言模态与动作模态

之间的协同。

在表达层面，译文在传递原文意思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语气词，修改部分词义内容配合电影画面情节，充分做到了语言、半语言和非语言直接的协调，加强了观众对电影的理解能力，更好传递了电影的价值观和情感表达。

四、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腾讯视频字幕组在翻译《疯狂动物城》的时候，不管是在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还是表达层面，都在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比较恰当的翻译策略。其中在文化层面，字幕组考虑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选择了文化意象的再现和语言形式优化的策略；在语境层面，字幕组联系了电影中上下文的语境，采取了身份与话语对应的策略；在内容层面，字幕组注意到了电影中的各种拟人隐喻，采取了意义的统一和各个模态之间的互补；在表达层面，译者关注到了不同模态之间的配合与协调，采取了语言、伴语言与非语言模态的协同。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动画电影字幕翻译需超越语言转换的单一维度，将图像、声音、动作等模态纳入翻译决策，在保留原作叙事逻辑的同时，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调整确保目标语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共鸣，为多模态视角下的影视翻译研究提供了实践范例。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 (01): 1-10.
[2] 黄美琳. 从顺应论看电影《功夫熊猫》的字幕翻译 [J]. 电影文学, 2012, (12): 158-159.
[3] 加雷思·索思韦尔. 一看就懂的哲学外国哲学 [M].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4] 潘韩婷.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从比较语言学到多模态话语分析 [J]. 中国翻译, 2022, 43(01): 18-28+187.
[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新华成语大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6]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 [J]. 中国外语, 2009, 6(01): 24-30.
[7]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J]. 外语学刊, 2007.
[8] Barthes, Ronald. Rhetoric of the Image [M]. Communications, 1964.
[9] Hatim, B. &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1990.
[10] Kress, Gunther. and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1] Kress, Gunther. and T.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2001.
[12] Jewitt, Carey. Technology, literacy, learning: A multimodal approach [A]. Routledge, 2012.